



《不要期待世界末日》电影剧照

生活寓言 一场现实的

□方正文

罗马尼亚电影《不要期待世界末日》

罗马尼亚电影《不要期待世界末日》，拉杜·裘德导演，2023年8月于洛迦诺电影节上映。拉杜·裘德曾凭借电影《喝彩》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熊奖

某种程度上，电影《不要期待世界末日》(以下简称《末日》)164分钟时长中的前130分钟可以被视作一部独立的公路电影。只不过与一般跨越极大时间与空间距离、交通工具仅仅是新地点平庸的公路电影不同，《末日》展现的只是主人公安吉拉从早上六点到深夜，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宽阔陋巷中匆忙奔波的一天，大多数有意义的情节都在汽车中展开，伴随着似乎永无止境、时时显得荒腔走板的堵车、路怒、车内一首接一首的快节奏金属乐、汽车行驶时的白噪音，与时时响起、预示着新工作的手机铃声。到了最后，我甚至担心起安吉拉的安危来——她看起来随时都在危险驾驶导致事故的边缘徘徊。虽然她一天的行程并未以悲剧收场，但导演裘德无疑为我们做出了这样的暗示。接近尾声时，当安吉拉在一次谈话中提及当地的一条路因为出过太多意外而在两公里的路段边上插了六百个象征逝者的十字架时，镜头毫无征兆地从黑白切换为彩色，在沉默的空镜头中连续不断地为观众展示了至少几十个在当地实拍、或新或旧的十字架。

荒谬感和无力感从何而来？

为什么安吉拉(和那些罗马尼亚人们)要如此忙碌地在城中奔波，似乎永无止歇？裘德提出了很明确的答案与控诉：因为罗马尼亚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断被剥削的边缘，在实体经济和文化产业上都成了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地，在过劳中为欧盟中心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利润。安吉拉的旅程中充满

了对这个体系之荒谬感和个体的疲惫无力的描绘。当她去向想要迁走家族墓地的房地产开发商据理力争时，却被看起来充满人情味的代表以无懈可击的法律条款和“我们会出全资请最好的神甫以符合信仰的仪式迁坟”的术忽悠得无话可说；当她试图拒绝新安排的跑腿任务，表达自己多么疲劳，想要回家休息一会儿再继续时，导演的回应只是“喝杯很浓的咖啡！”“喝点红牛！”“在路边睡一觉就好！”，于是口头上坚称要回家的安吉拉最终还是“身体很诚实”地选择在路边停车刷起TikTok；不久之后，无情地给她安排工作的导演自己却不断谄媚地在视频会议中向来自奥地利的甲方证明自己工作得力，足以接替前任导演继续拍片，在获得屏幕另一端含糊的认可后弹冠相庆。可悲之处在于，当独处时不断在口头上谩骂“吐槽”工作的安吉拉于深夜在机场接到奥地利甲方在前往市中心大酒店的路上闲聊时，却也变得近乎同样谄媚：“有些人一天工作16个小时……但我们只工作8小时！”当奥地利甲方说“我刚查到……罗马尼亚是欧洲最穷的国家吧”时，她的回应是：“黑山(或某个相邻的国家)比我们更穷呢！”

更加讽刺的是，安吉拉从早到晚忙碌奔波，所要完成的工作，是要在布加勒斯特的各个角落里寻找为甲方所在的德国企业工作，但因工伤造成残疾失业的当地工人们。她用手机和三脚架为这些形形色色的残疾工人们录制素材，发给代表工厂的德国/奥地利甲方定夺。因为要录制的是生产安全宣传片，所以这些多半因为工厂管理疏忽致残的工人们个个都要痛陈自己如何因为不当行为出事，并告诫观众们注意生产

安全。工人们踊跃录制采访，是为了被选中后可能有的500-1000欧元“报酬”，而安吉拉总会告诉他们：“这件事情(你不入选)要由奥地利人决定啊！”在影片的最后半小时里，安吉拉的旅途结束，故事的讽刺性却达到高潮：一位残疾工人和他的家庭终于因为“形象合适、有战斗精神”被选中后，因为拒绝完全合作、将工厂管理和漫长加班造成的事故归咎于自己的失误而被迫一遍又一遍屈辱地站在雨中修改台词，却又因为想要1000欧元而不肯离开，最终，他们精心准备的台词被一遍遍删改缩减，最后干脆在德国人的远程建议下，带着绝望的疲惫眼神，沉默地一张张举绿色的、方便后期加上任何字幕的空白白板了事。

对美国文化中心性的批判？

这不是《末日》中第一次出现可以随机修改编辑任何内容的绿幕。实际上，拟像时代视频的可塑性是《末日》除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批判之外的另一大主题，通过对各式各样影像的拼贴挥洒，裘德在实践上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工作与日常生活分别由Zoom和TikTok构成、想象与真实的边界消融瓦解、充满了鲍德里亚所谓“超真实”后现代拟像的社会。从影片开始，裘德就不断在安吉拉黑白的漫长奔波中插入一个由秃头、穿黑夹克的男性小混混在世界不同地方不断发表由变着花样的脏话和对资本主义的文化理论批判组成的胡话的彩色视频片段。随着电影进度前进，我才慢慢通过越来越明显的提示意识到原来这个小混混就是安吉拉，她每有喘息的机会，都会在大楼门口、午餐桌前、卫生间中用滤镜变为新形象，录制一段不断穿帮、脏话连篇、无比可笑却又夹杂着愤世嫉俗的理论反思的视频，然后发到TikTok。这个由滤镜实现的男性形象并不是安吉拉的隐藏身份，而是她身边的亲人、情人、同事都知道，甚至会评头论足的“爱好”。它可靠又不可靠，虚幻又真实：当她背对镜子时，透过镜头仍然能看见滤镜形象的秃头背后的镜子中的金色长发；当跟朋友一起录制TikTok时，滤镜总是不小心从安吉拉这里转移到朋友脸上；最令人叫绝的是，安吉拉在工作路上同正在绿幕前拍摄怪兽片，以专门拍摄无聊而质量奇低cult片的德国导演乌维·鲍尔偶遇，两人共同录了一段破口大骂专业影评人的短视频。似乎，这个短视频中的形象才是安吉拉的“本体”，他说的低俗又“高雅”的胡话才是她足不旋踵的劳累生活中的“心声”。

除了安吉拉在布加勒斯特兜兜转转的过程(黑白呈现)和她以另一个形象拍摄的短视频(彩色)，《末日》还有另一重穿插全片的影像：拍摄于1981年，其中同样呈现了一位名叫安吉拉的女性出租车司机为工作驾车在布加勒斯特的不同城区漫游，与不同乘客和同僚相遇的过程。由于时代和电影宣传主题所限，这部电影中的布加勒斯特在大多数时候都交通便利、社会秩序井然，全无2022年的安吉拉所处时代的拥堵、嘈杂、混乱，老安吉拉也总是从容不迫、彬彬有礼。但是，裘德敏锐地发现了镜头中无意中流露出的旧布加勒斯特的隐秘一面，并有意在与它们相遇的时候放大并放慢镜头。同时，老安吉拉和我们时代的安吉拉在驾车行驶中的状态与所处的城市地理也呈现出了一种互文关系，提醒着观众们罗马尼亚的历史与当下的联系。

两个安吉拉的联系不仅局限于影像的并置和互文，而还有一个让我大感惊讶、并暗暗在心中鼓掌的“逢魔时刻”：当年年轻的安吉拉前往一户家庭采访因工伤瘫痪的工人时，应门并同她交谈的和蔼而肥胖的老奶奶正是1981年开出租车的安吉拉，两人的闲聊之后是大量关于1981年电影爱情主线剧情的蒙太奇。我们得知，在老电影中醉酒出场、身穿皮夹克、严峻高冷的匈牙利裔男主角在2022年变成了一个崇拜乌尔班的滑稽老爷子，两代布加勒斯特的安吉拉于此相遇，1981年和2022年的影像，电影中1981年和2022年的布加勒斯特“现实”的界限由此消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她们的相遇在彼此的生活有任何特殊的意义。老安吉拉因工伤瘫痪的儿子“幸运”地被选中参加结尾的工作安全宣传片，在结尾上演了前述充满戏剧性的屈辱一幕。失去了“主角光环”，老安吉拉全程无可奈何、一言不发地坐在一旁，全然不知所措。而年轻的安吉拉，尽管在之前130分钟中展露了那么多对现状的愤慨和精神上的反抗，在这里却没有对身边人展现任何同情，而仍然只顾着抓住空档录上一段奇葩的TikTok视频，在拍摄结束后老安吉拉一家想要吃上剧组的一顿免费午餐的时候，冷漠地急于驾车带他们离开。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影片中直接对接安吉拉和她的罗马尼亚同事、同胞们，以一种貌似有同理心但实则残忍的方式颐指气使的“资本主义世界”代表是德国人与奥地利人，但片中不断涌现、充盈全片的却是各式各样的美国文化符号。这些符号——从巴斯蒂安·威尔逊到威廉·福克纳——向我们暗示着美国才是资本主义-后现代的真正核心。如果说同为反映欧洲人精神状态的公路片、文德斯的《公路之王》中美国文化作为主角在西德城市间穿行过程中时隐时现的隐喻，象征着“潜意识里的殖民”的话，那么在裘德这个时代的罗马尼亚，美国文化就已经成为了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入侵者。在远程视频会议时，决定项目生死的奥地利甲方的背景是芝加哥河上的市景，特朗普大厦上硕大的“TRUMP”字母熠熠生辉；而在结尾想出让受伤的工人举可以任意添加文字的绿板，而不让他说任何同公司意见相左的话时，德国老板提出的建议竟然是“让我们像鲍勃·迪伦那样做吧！”讽刺的是，背景音恰恰是一首迪伦表达对美国主流文化反抗的歌曲。这自然让我身边同在芝加哥电影节中观看《末日》的美国观众笑声连连，但也让我隐隐觉得，这种特意针对美国观影者的拍摄方式是否反而特意强调了美国的中心性？

那么，越过所有的戏仿、嘲弄、批判、无穷无尽的驾驶和层层叠叠的影像，裘德究竟怎么看待他所描写的这种人类境遇？我想片名似乎可以提供一些提示：“不要期待世界末日”，没有轰轰烈烈的一声巨响，安吉拉们要面对的只是无尽增殖的拟像中的疲惫而缓慢的死亡。而片中全程没有面对镜头台词的安吉拉导演则似乎可以提供另一种态度。可能像所有罗马尼亚电影工作者一样，他对德国和奥地利的老板们极尽讨好谄媚，驱使自己手下们不断加班加点工作，但又在结尾的拍摄中不断向老安吉拉一家保证，“我跟你们站在一边……(后期添加在绿板上的话)会遵照你们的原意的。”他的这种保证当然是苍白无力的，很可能只是在敷衍被拍摄者一家好完成任务，但我却更愿意理解为是裘德自己——已经是当世最知名的罗马尼亚导演的声明：“我跟你们站在一边。”(作者系青年影评人)

天涯异草

拿波里，画坛怪才卡拉瓦乔的避风港

□沈大力

孩提时，笔者听人唱《拿波里船歌》，得知意大利那不勒斯湾的一座港口叫“拿波里”。拿波里是意大利语名，通称那不勒斯，位于意大利南部第勒尼安海岸，伸延在著名的维苏威火山缓坡上，港口能泊远洋巨轮。古罗马大诗人、欧罗巴经典诗篇《牧歌集》和《农事诗》特别是罗马史诗《伊厄特》的作者维吉尔曾在此栖身歌吟。

现今，纪元前希腊人创建的那不勒斯成了世界旅游胜地，从那不勒斯港乘轮渡到普洛奇达岛，去观赏如画般的屋宇和迷人的海滩，那边山林碧草葱茏，奇秀丰美，水光云影，生机盎然。若乘坐汽艇，不到一小时就可抵达“人鱼岛”卡普里。这座耸峙于地中海的“人间天堂”风景绝佳。更近一些，则是索连托，古罗马历史学家、《日耳曼志》作者塔西佗的故乡，现今游人可以放喉歌唱“重归索连托”的怀旧咏叹调。

然而，16世纪时，这座名城成了意大利大画家卡拉瓦乔(1571年-1610年)为逃避罗马教廷拘捕、异地栖身的避难处所。卡拉瓦乔早先为阿赫班骑士效劳，不满其浮夸矫饰，于1589年赴罗马，绘出《酒神巴克斯》《沉睡的玛德莱娜》和《女占卜家》等以光彩鲜明为特色的写实画作，声誉鹊起。卡拉瓦乔摆脱宗教情感的理想表达，腾思入神，藏真纳景，描绘平凡人物，透露肢体语言。他的作品招致圣路加派的敌视，被保守的传统势力指斥为“赤裸裸丑，有伤大雅”，最典型的是他的画幅《圣马太与天使》。然而，他并不因之退缩，反而进一步向权威挑战，以爆裂的气质，绘出《朝圣者的圣母》和《圣马利亚之死》，笔势连绵，富有趣味，堪入妙品。事实上，他的作品受当时宗教改革派影响，真实地展示社会下层贱民和赤脚信徒形象，在一定程度上生动反映了欧洲人文主义思潮。

卡拉瓦乔是位极有争议的艺术大师。恰如比他晚一个世纪出生的冒险家卡萨诺瓦一般恶名远播。只是，卡拉瓦乔并不像卡萨诺瓦那样贪恋女色，绯闻不断。当时，社会上的名门子弟以佩剑显示身份，动辄为维护名誉斗。卡拉瓦乔仗恃自己投在德蒙特大主教家族门下，沾染恶习，多行不轨。他曾向一个诟病他画作的青年寻衅，又数度因持剑伤人身陷囹圄。更不幸的是，传记作家卡莱尔·冯·曼德在叙述画家生平时，将他与其挚友奥诺里厄·龙齐混淆，把后者犯事受审的劣迹加在他身上。在公众眼里，卡拉瓦乔被误认成一个匪气十足、扰乱公共秩序的不法之徒。

1605年，罗马两位教皇克雷芒八世和列昂十一世相继谢世，原先的“那不勒斯王国”由新一届教皇、亲法国的卡米洛·博尔盖塞控制。卡米洛的侄子西彼翁·博尔盖塞为罗马贵族里的卡拉瓦乔支持者。经他举荐，新教皇接受卡拉瓦乔为自己画像，使后者一时变成了驰名罗马教廷的大红人，益发放浪形骸，常随一伙无赖和潦倒画家在他住处博尔盖塞宫附近的酒馆里厮混。1606年一天，他跟同伴奥诺里厄·龙齐与罗马望族托马索尼的阿努乔和乔万·弗朗切斯科两兄弟发生冲突。双方激烈搏斗中，卡拉瓦乔一剑刺死了阿努乔，自己也身受重伤。这次冲突原本是龙齐与托马索尼家族一场仇杀，与卡拉瓦乔并无干系。他只是出于哥们儿义气助友人



女占卜师 卡拉瓦乔 作

一臂之力，不料犯下杀人罪，不得不像所有当事者一样紧急出逃，躲避法律惩罚。

卡拉瓦乔杀死的是与巴勒莫家族关系密切的门阀世家子弟，被缺席判处死刑，面临斩首之灾。他匆忙离开罗马，从帕里亚诺公国向南方逃遁，自此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寄寓异乡生活，流窜至那不勒斯、西西里、锡拉库萨和摩西纳，远离罗马司法管辖范围，最后抵达马耳他，由马耳他骑士团团长维尼雅古尔收留。作为罗马人的后裔，卡拉瓦乔一直心系罗马，痴想返归故里，可生前始终未能如愿以偿。

卡拉瓦乔先在帕里亚诺·阿班地区避难，或在扎嘎罗罗受科罗娜家族庇护，后于1606年秋天赴西班牙人统治下的那不勒斯港，在那不勒斯呆了将近一年。那不勒斯的文化环境与罗马迥异，然卡拉瓦乔迷恋绘画，创作热情始终不减。1608年，他为维尼雅古尔画像后，又为彼奥·蒙特修普会绘出明暗对比鲜明的《仁慈七宗善行图》，纸清气溢，一似仁慈隐喻，流风余韵无穷启发公众在生活中行善。他为富豪达玛索·弗朗契斯绘《耶稣受鞭刑图》，轰动一时。还有专为西班牙总督勃纳旺特伯爵画的《圣母与圣婴》以及《圣徒安德烈受难图》，都别具巧思，构图立意备受赞扬。这些佳作使他有了丰厚的收益，得以继续维持生计。他首先展览被打成重伤，袭击者扬言他已死亡，消息传到罗马，然而他不但活了下来，而且仍能受委托作画，绘出《莎洛美抬举圣约翰头颅》《圣约翰的背弃》和《圣于黎受难》等多幅杰作。

1609年至1610年，他再次在那不勒斯隐居。当时，该城为欧洲人口仅次于巴黎和伦敦的热闹都会。城中居民酷爱绘画艺术，久闻卡拉瓦乔大名，热情地接待了这位遭罗马教廷当局通缉的流亡者。虽为逃犯，他仍精力旺盛地绘制了十余幅画作。那不勒斯城中心距离港口约半公里，附近切利格里奥街是全城最窄的深巷，仅有一米半宽度，人群聚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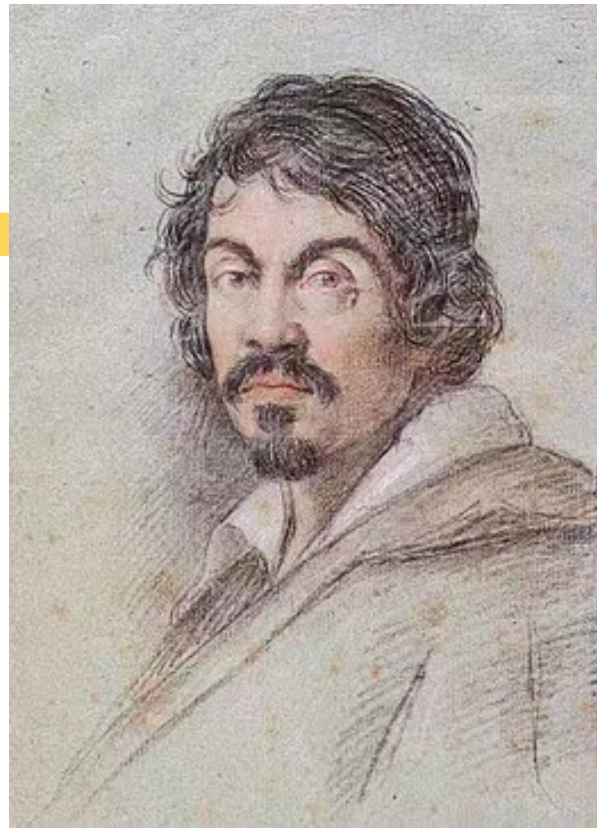
卡拉瓦乔与巴洛克奇迹 CARAVAGGIO WONDERS OF THE ITALIAN BAROQUE

2023年12月12日至2024年4月12日，“卡拉瓦乔与巴洛克奇迹”在上海浦东美术馆展出。卡拉瓦乔存世作品极少，此次展览联合5个机构呈现6幅卡拉瓦乔真迹，为观众提供了独特而宝贵的观展体验

个极险恶的去处。街道旧貌至今犹存。1609年一夕，卡拉瓦乔从此地一家小酒馆出来，遭遇一伙暴徒围攻，发生恶斗。无外乎是画家一生厄运中又一场“司汤达综合征”。对此，专门研究卡拉瓦乔的文论家万桑佐·帕切里另有一说。他以确凿文献为据，证明画家那回是在帕罗受到马耳他骑士团秘密使节的突袭，攻击行动是在罗马教廷默许下施行的，差点让他丧命。

在那不勒斯，卡拉瓦乔受到女伯爵露丝当·扎克罗娜庇护，住在城南契阿雅区的切拉马赫大宫殿里。这儿原是他那位女保护人的一座古堡，现在已经没有昔日那座优雅的花园，周围奢侈品商店林立，风采俱失。当年，卡拉瓦乔住处绝顶奇妙，他能远眺维苏威火山，近观教堂寺院、喷泉，从海港美景中获得开启先河的创作灵感。

正是从切拉马赫大宫殿那边，卡拉瓦乔获悉，经教皇侄子西彼翁·博尔盖塞斡旋，他有希望获得罗马教廷赦免。抱着渴望返归罗马之念，他拿着贡扎格主教签署的通行证，乘上一艘两桅小帆船驶离那不勒斯海港。1610年7月18日，



卡拉瓦乔肖像

卡拉瓦乔进入那不勒斯王国的西班牙飞地埃赫克尔港。他在海滩踱步时，另一说是在骑马途中，不幸死于败血症，归去来兮梦断，享年仅38岁。他死后不久，因其作品超凡，声名远播，罗马教廷终于发布了对他的赦免，可惜为时已晚。

笔者曾数度造访那不勒斯，独步巷陌，东游西逛，在康布利努斯咖啡馆喝地道的意大利卡普奇诺，看欧洲最古老的圣卡洛剧院，特地参观了位于那不勒斯维苏威火山坡上的卡波迪蒙特博物馆。这儿珍藏着卡拉瓦乔的名画《耶稣受鞭刑图》。2019年和2023年，该博物馆两度举办卡拉瓦乔画展，参观者赞不绝口。他的另外两幅杰作：《仁慈七宗善行图》和《圣于黎受难》，分别珍存在彼奥·蒙特修普博物馆和泽瓦洛·斯特格里亚诺宫，后者是卡拉瓦乔一生最后的画作。

《耶稣受鞭刑图》是卡拉瓦乔死前于1607年在那不勒斯绘制的，于2023年夏天应法国卢浮宫之邀，前往巴黎展出。法国给予“那不勒斯在巴黎”的醒目命题，凸显两个西欧文化大国之间的艺术对话。此举出自2015年开始担任卡波迪蒙特博物馆馆长的西尔汶·贝朗热与卢浮宫两位专家罗丽丝·迪卡和塞巴斯蒂安·阿拉赫的共同倡议，他们一道完成了“由隐秘涌现出来的绝对冲击”，让欧洲画坛怪才卡拉瓦乔同提香、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一起，在六角国流露欧洲文艺复兴的艺术气息，放射异彩。

关于卡拉瓦乔的死因，还有一说称他死于疟疾，但不曾有定论。迟至2001年，人们在佛罗伦萨·埃赫克尔的圣伊拉诺修道院找到了卡拉瓦乔的死亡证书，认定他是患恶性疾病在圣玛丽奥·克西里亚特里奇医院去世的。

卡拉瓦乔虽秉性疏野，举止乖戾，遭受法律诸多指责，但他毕竟傲过过人，是一个旷世奇才，对后来欧洲画坛产生绝世影响，尤其启迪了伦勃朗和鲁本斯等杰出画家的画风走向，使之具有强烈的世俗趋向，朝着现代化拓展。